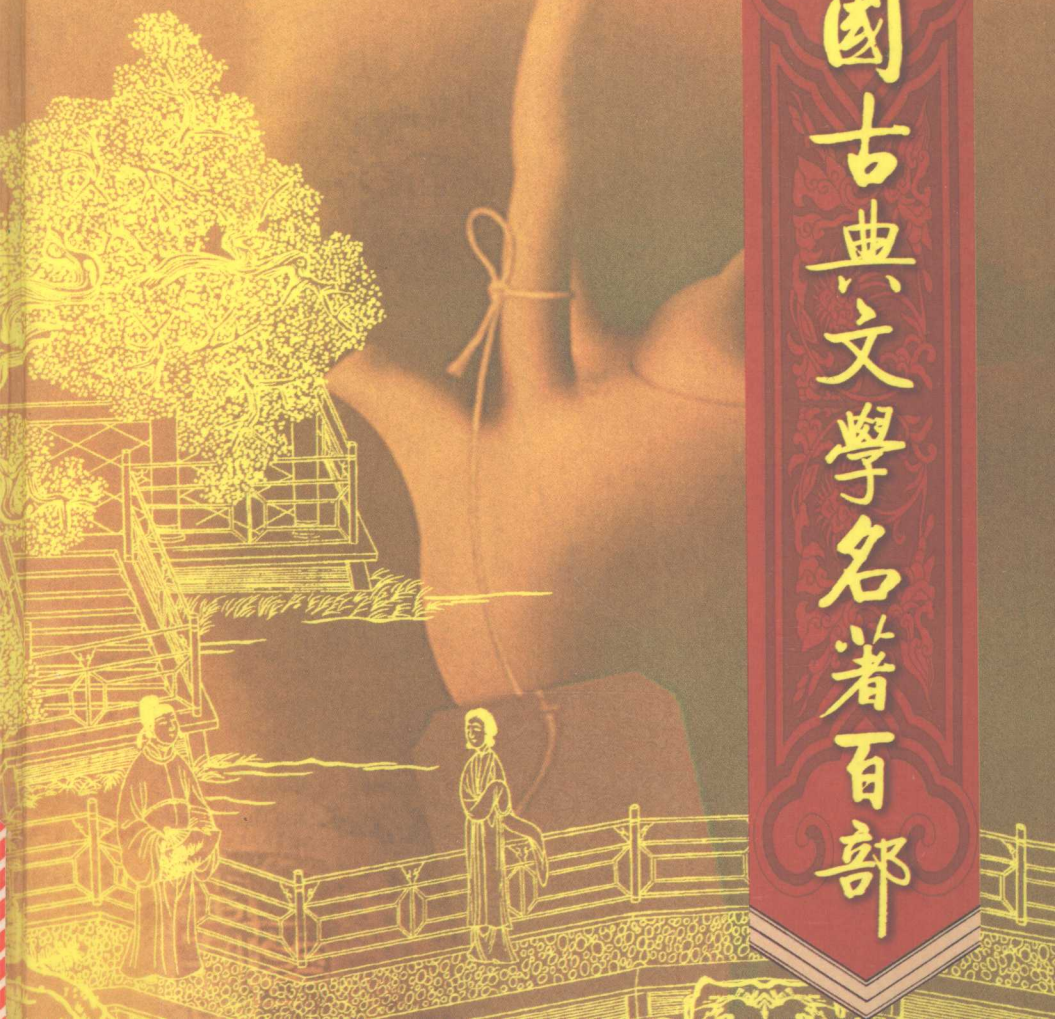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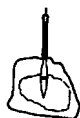


东周列国志 (三)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





目 录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 二 回	褒人贓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11)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23)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34)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46)
第 六 回	卫石碯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58)
第 七 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70)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81)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89)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99)



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110)
第十二回	郑祭足杀婿逐主	(122)
第十三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133)
第十四回	高渠弥乘间易君	(143)
第十五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157)
第十六回	郑子亹君臣为戮	(166)
第十七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175)
第十八回	齐襄公出猎遇鬼	(187)
第十九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201)
第二十回	鲁庄公乾时大战	(213)
第二十一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226)
第二十二回	战长勺曹刿败齐	(240)
第二十三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251)
第二十四回	楚王杯酒虜息妫	(267)
第二十五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282)
第二十六回	桓公举火爵宁戚	
第二十七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第二十八回	钉子颓惠王反正	
第二十九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第三十回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第三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第三十二回	齐桓公兵定孤竹	
第三十三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第三十四回	齐皇子独对委蛇	
第三十五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第三十六回	齐桓公兴兵伐楚	
第三十七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第三十八回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第三十九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第四十回	穷百里饲牛拜相	



第二十六回	歌庾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296)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307)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318)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329)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341)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354)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364)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376)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389)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403)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415)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428)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443)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455)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4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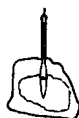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483)
第四十二回	践土坛晋侯主盟	
第四十三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495)
第四十四回	卫元咺公馆对狱	
第四十五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507)
第四十六回	老烛武缁城说秦	
第四十七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519)
第四十八回	弦高假命犒秦军	
第四十九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531)
第五十回	先元帅免胄殉翟	
第五十一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544)
第五十二回	秦穆公殽谷封尸	
第五十三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555)
第五十四回	赵盾背秦立灵公	
第五十五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568)
第五十六回	召士会寿馥给秦	
第五十七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580)
第五十八回	齐懿公竹池遇变	
第五十九回	东门遂援立子接	(591)
第六十回	赵宣子桃园强谏	
第六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605)
第六十二回	诛斗椒绝纓大会	
第六十三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618)
第六十四回	陈灵公袒服戏朝	
第六十五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629)
第六十六回	晋景公出师救郑	
第六十七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641)
第六十八回	孟朱儒托优悟主	
第六十九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653)
第七十回	老人结草亢杜回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665)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677)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犄养叔献艺	(689)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703)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715)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728)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742)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755)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766)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779)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鉏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791)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803)
第六十八回	贺虎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818)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829)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844)



-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858)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873)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887)
专诸进炙刺王僚
-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904)
要离贪名刺庆忌
-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917)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929)
伍子胥掘墓鞭尸
-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944)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958)
堕三都闻人伏法
-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971)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987)
勾践竭力事吴
-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1000)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歃 (1013)
纳蒯聩子路结缨
- 第八十三回 诛半胜叶公定楚 (1029)
灭夫差越王称霸
-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1044)
豫让击衣报襄子
-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喷中山羹 (1058)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 | | | |
|-----------|----------------------|--------|
| 第 八 十 六 回 | 吴起杀妻求将
驸忌鼓琴取相 | (1071) |
| 第 八 十 七 回 |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 (1085) |
| 第 八 十 八 回 |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 (1098) |
| 第 八 十 九 回 |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 (1111) |
| 第 九 十 回 |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 (1124) |
| 第 九 十 一 回 | 学让国燕吟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 (1137) |
| 第 九 十 二 回 | 赛举鼎秦武王绝砮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 (1150) |
| 第 九 十 三 回 | 赵主父饿死沙丘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 (1162) |
| 第 九 十 四 回 | 冯欢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 (1174) |
| 第 九 十 五 回 |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 (1187) |
| 第 九 十 六 回 |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国 | (1197) |
| 第 九 十 七 回 |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庭辱魏使 | (1210) |
| 第 九 十 八 回 |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 (1225) |
| 第 九 十 九 回 |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 (1241) |
| 第 一 百 回 |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求赵 | (1255) |



东周列国志

-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1267)
廉颇败燕杀二将
第一百零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1280)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第一百零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1292)
樊于期传檄讨秦王
第一百零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1302)
嫪毐伪腐乱秦宫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1314)
李牧坚壁却桓齮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1326)
田光刎颈荐荆轲
第一百零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1337)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第一百零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1349)
号始皇建立郡县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錡养叔献艺

魏相明知秦为仇敌之国，而慨然请往以求医，可谓忠义之士。至以大义责秦桓，言词正大而明晰。卒以得请，则又其才之过人也。

晋臣因主君之疾，欲觅高医，不憚宛转于仇敌之国，以求致之，具见忠义之甚。高医至而疾果不可为，斯可委之于数矣。然亦必医者之言，果能真知确见，斯臣子之心可以无憾也。今人自既不能知医，于君父有疾，又不慎加选择，乃听之庸医之手，轻者加重，重者致危，乃委之于命数为不可救，可悲可叹。

晋、楚讲和，自是大事。子侧楚之司马，亦是大臣，子重乃不使之与议，亦有不是。但南北构兵，生民涂炭久矣，幸而讲和，非独两国生民之福，其关系于天下者甚大。己不与议，纵为无功，独不享其利乎？子侧乃以争功之故，逞嫉妒之心，背盟而构难，其罪大矣！后卒以鄢陵之役，兵败自缢，虽出子重报怨之心，然楚子止之而不及，则亦有天道存于其间也。

鄢陵之役，士燮不欲胜楚，以为外宁必有内



忧，固是老成之见。然以事势而论，却不尽然。楚人历称强横，中国久苦其凭陵。虽以齐桓之贤，谋之数十年而竟不能制，幸有城濮一战，始挫其锋，中国得以稍安。然其心固未尝一日相忘也，及晋师败邲之后，楚之肆横如故矣。中国之能与楚抗者，惟晋而已，若又让之，则楚人必将更进而无已。诸侯见晋之不能庇己，亦将离心，是未必能有傲于君心，而已先失累世经营之伯业，未可以为良图也。况不贤之君虽有外惧，亦岂足以正其邪心乎？与其内外俱败，又不如且图攘外，徐思安内。至外已攘，而无安内之策，则自是执政之不善为谋，岂可以攘外为过耶？

话说晋景公被蓬头大鬼所击，口吐鲜血，闷倒在地。内侍扶入内寝，良久方醒。群臣皆不乐而散。景公遂病不能起，左右或言：“桑门大巫（巫者居于桑门。）能白日见鬼，（与鬼为邻，自然活得不久。）盍往召之？”桑门大巫奉晋侯之召，甫之寝门，便言：“有鬼！”景公问：“鬼状何如？”大巫对曰：“蓬头披发，身长丈馀，以手拍胸，其色甚怒。”景公曰：“巫言与寡人所见正合，言寡人枉杀其子孙，不知此何鬼也？”大巫曰：“先世有功之臣，其子孙被祸最惨者是也。”景公愕然曰：“莫非赵氏之祖乎？”屠岸贾在旁，（大鬼却不打他，却是何故？）即奏曰：“巫者乃赵氏门客，故借端为赵氏讼冤，吾君不可听信。”（便该问他：据你说来，却是何鬼？）景公嘿然良久，又问曰：“鬼可攘否？”大巫曰：“怒甚，攘之无益。”景公曰：“然则寡人大限何如？”大巫曰：“小人冒死直言，恐君之疾不能尝新麦也。”（只说见鬼罢了，断他死期则甚？）屠岸贾曰：“麦熟只在月内，君虽病，精神



犹旺，何至如此？若主公得尝新麦，汝当死罪！”不由景公发落，叱之使出。大巫去后，景公病愈深。晋国医生入视，不识其症，不敢下药。（不识其症，便不敢下药，还算好医生。今日医生，只图骗人家几分银子，满口乱嚼者多矣，吾安得不思古人？）

大夫魏犇之子魏相言于众曰：“吾闻秦有名医二人：高和、高缓，得传授于扁鹊，能达阴阳之理，善攻内外之症，见为秦国太医，（不知此二人招牌上有“扁鹊师传及太医院”字样否？可笑。）欲治主公之病，非此人不可。盍往请之？”众曰：“秦乃吾之仇国，岂肯遣良医以救吾君哉？”魏相又曰：“恤患分灾，邻国之美事。某虽不才，愿掉三寸之舌，必得名医来晋。”众曰：“如此，则举朝皆拜子之赐矣。”

魏相即日束装，驰轺车，星夜往秦。秦桓公问其来意，魏相奏曰：“寡君不幸而沾狂病，闻上国有良医和、缓，有起死回生之术，臣特来敦请，以救寡君。”桓公曰：“晋国无理，屡败我兵。吾国虽有良医，岂救汝君哉？”魏相正色曰：“明公之言差矣！夫秦、晋比邻之国，故我献公与尔穆公结婚定好，世代相亲。尔穆公始纳惠公，复有韩原之来战；继纳文公，又有汜南之背盟。（围郑之役，秦军汜南，从烛武之说，背晋先归。）不终其好，皆尔为之。文公即世，穆公又过听孟明，欺我襄公之幼弱，师出崤山，袭我属国，自取败衄。我获三帅，赦而不诛，旋违誓言，夺我王宫。灵康之世，我一侵崇，尔即伐晋。及我景公问罪于齐，明公又遣杜回兴救齐之师。败不知怨，胜不知止，弃好寻仇，莫不由秦。明公试思，晋犯秦乎？秦犯晋乎？今寡君有负兹（兹，辱也。诸侯有病称负兹。）之忧，欲借针砭于高邻，诸臣皆曰：‘秦绝我甚，必不许。’臣曰：‘不然。秦君屡举不当，安知不悔于厥心？此行也，将假国手以修先君之旧好。’明



公若不许，则诸臣之料秦者中矣。（说人先已料之，是说中人之法。）夫邻有恤患之谊，而明公废之；医有活人之心，而明公背之。窃为明公不取也。”（又以道理责之，是说中人之法。）秦桓公见魏相言辞慷慨，分割详明，不觉起敬曰：“大夫以正见责寡人，敢不听教！”即诏太医高缓往晋。魏相谢恩，遂与高缓同出雍州，星夜望新绛而来。有诗为证：

婚媾于今作寇仇，幸灾乐祸是良谋。

若非魏相澜翻舌，安得名医到绛州？

时晋景公病甚危笃，日夜望秦医不至。忽梦有二竖子从己鼻中跳出，一竖曰：“秦高缓乃当世之名医，彼若至，用药，我等必然被伤，何以避之？”又一竖子曰：“若躲在育（音荒。）之上，（育，膈也。）膏之下，（膏，心也。）彼能奈我何哉？”须臾，景公大叫心膈间疼痛，坐卧不安。少顷，魏相引高缓至。入宫诊脉毕，缓曰：“此病不可为矣！”景公曰：“何故？”缓对曰：“此病居育之上，膏之下，既不可以灸攻，又不可以针达。即使用药之力，亦不能及。此殆天命也。”（古之名医使鬼怕，今之名医则怕鬼，殊可笑也。一友曰：“今人亦有强似古人处，能使鬼怕而不怕鬼。”问之，答曰：“服药而死，做鬼自然还怕，若放心大胆用药，医死人岂非不怕鬼乎？”一笑。）景公叹曰：“所言正合吾梦，真良医矣！”（真名医，言能合梦，时下名医，则其言乃在梦中耳。）厚其钱送之礼，遣归秦国。

时有小内侍江忠，伏侍景公辛苦，早间不觉失睡。梦见背负晋侯飞腾于天上，醒来与左右言之。值屠岸贾入宫问疾，闻其梦，贺景公曰：“天者阳明，病者阴暗；飞腾天上，离暗就明，君之疾必惭平矣。”（小人奉承人，类多如此。）



晋侯是日亦自觉胸膈稍宽，闻言甚喜。忽报：“甸人（耕公田者。）来献新麦。”景公欲尝之，命饗人（主朝膳者。）取其半，舂而屑之为粥。屠岸贾恨桑门大巫言赵氏之冤，乃奏曰：“前巫者言主公不能食新麦，今其言不验矣！可召而示之。”景公从其言，召桑门大巫入宫，使岸贾责之曰：“新麦在此，犹患不能尝乎？”巫者曰：“尚未可知。”景公色变。岸贾曰：“小臣咒诅，当斩！”即命左右牵去。大巫叹曰：“吾因明于小术，以自祸其身，岂不悲哉！”左右献大巫之首，（生平说鬼话太多，自然要招杀头之祸。一笑。）恰好饗人将麦粥来献，时日已中矣。景公方欲取尝，忽然腹胀欲泄，唤江忠：“负我登厕。”才放下厕，一阵心疼，立脚不住，坠于厕中。江忠顾不得污秽，抱他起来，气已绝矣。（我疑便是大巫索命耳。一笑。）到底不曾尝新麦，屈杀了桑门大巫，皆屠岸贾之过也！上卿栾书率百官奉世子州蒲举哀即位，是为厉公。众议江忠曾梦负公登天，后负公以出于厕，正应其梦，遂用江忠为殉葬焉。（即使应梦，何必为殉？可笑。）当时若不言其梦，无此祸矣。口舌害身，不可不慎也。因晋景公为厉鬼击死，晋人多有言赵门冤枉之事者，只为栾、郤二家，都与屠岸贾交通相善，只有一个韩厥，孤掌难鸣，是以不敢为赵家申冤。

时宋共公遣上卿华元行吊于晋，兼贺新君。因与栾书商议，欲合晋、楚之成，免得南北交争，生民涂炭。（犬是好人，造福不浅。）栾书曰：“楚未可信也。”华元曰：“元善于子重，（婴齐字。）可以任之。”栾书乃使其幼子栾针同华元至楚，先与公子婴齐相见。婴齐见栾针年青貌伟，问于华元，知是中军元帅之子，欲试其才，问曰：“上国用兵之法何如？”针对曰：“整。”又问：“更有何长？”针答曰：“暇。”



嬰齐曰：“人乱我整，人忙我暇，何战不胜？二字可谓简而尽矣！”由此倍加敬重。遂引见楚王，定义两国通好，守境安民，动干戈者，鬼神殛之！遂订期为盟。晋士燮、楚公子罢，（音皮。）共歃血于宋国西门之外。

楚司马公子侧自以不曾与议，大怒曰：“南北之不相通久矣！子重欲擅合成之功，吾必败之！”（只欲败他人之功，不顾自己作业耶？）探知巫臣纠合吴子寿梦，与晋、鲁、齐、宋、卫、郑各国大夫会于钟离，（今凤阳府临淮县。）公子侧遂说楚王曰：“晋、吴通好，必有谋楚之情。宋、郑俱从，楚之宇下一空矣。”共王曰：“孤欲伐郑，奈西门之盟何？”公子侧曰：“宋、郑受盟于楚，非一日矣。惟不顾盟，是以附晋。今日之事，惟利则进，何以盟为？”共王乃命公子侧伐郑，郑复背晋从楚。此周简王十年事也。

晋厉公大怒，集诸大夫计议伐郑。时栾书虽则为政，而三郤擅权。那三郤？乃郤锜（克之子）、郤犇（克从弟）、郤至（步扬之孙）。锜为上军元帅，犇为上军副将，至为新军副将。犇子郤穀，至弟郤乞，并为大夫用事。伯宗为人正直敢言，屡向厉公言：“郤氏族大势盛，宜分别贤愚，稍抑其权，以保全功臣之后。”厉公不听。三郤恨伯宗入骨，遂谮伯宗谤毁朝政。厉公信之，反杀伯宗。（所以说好话亦要看地方。）其子伯州犁奔楚，楚用为太宰，与之谋晋。厉公素性骄侈，兼好内外嬖幸甚多。外嬖胥童（胥克子，胥甲之孙）、夷羊五、长鱼矫、匠丽氏等一班少年，皆拜为大夫。内嬖美姬爱婢，不计其数。日事淫乐，好谀恶直，政事不修，（即如此等，岂亦由于胜楚耶？）群臣解体。士燮见朝政日非，不欲伐郑。郤至曰：“不伐郑，何以求诸侯？”栾书曰：“今日失郑，鲁、宋亦将离心，温季（郤至字季，封于温。）之言是也。”楚降将苗贲皇亦劝伐郑。厉公从其言，独



留荀偃居守，遂亲率大将栾书、士燮、郤锜、荀偃、韩厥、郤至、魏锜、栾针等，出车六百乘，浩浩荡荡，杀奔郑国。一面使郤犇往鲁、卫各国，请兵助战。

郑成公闻晋兵势大，欲谋出奔。大夫姚句耳曰：“郑地褊小，间于两大，只宜择一强者而事之，岂可朝楚暮晋，而岁岁受兵乎？”郑成公曰：“然则何如？”句耳曰：“依臣之见，莫如求救于楚。楚至，吾与之夹攻，大破晋兵，可保数年之安也。”成公遂遣句耳往楚求救。楚共王终以西门之盟为嫌，（肯以盟誓为嫌，还算好人。今人满口赌咒，转背即忘者多矣。）不欲起兵，问于令尹婴齐。婴齐对曰：“我实无信，以致晋师，又庇郑而与之争，勤民以逞，胜不可必，不如待之。”公子侧进曰：“郑人不忍背楚，是以告急。前不救齐，今又不救郑，是绝归附者之望也。（此处说来却亦有理，只是前次不该伐郑耳。）臣虽不才，愿提一旅，保驾前往，务要再奏‘掬指’之功。”（大话虽则好听，只怕未必。）共王大悦，乃拜司马公子侧为中军元帅，令尹公子婴齐将左军，右尹公子壬夫将右军，自统亲军两广之众，望北进发，来救郑国。日行百里，其疾如风，早有哨马报入晋军。士燮私谓栾书曰：“君幼不知国事，吾伪为畏楚而避之，以儆君心，使知戒惧，犹可少安。”（即使避楚，未必少安，徒以重辱耳。）栾书曰：“畏避之名，书不敢居也。”士燮退而叹曰：“此行得败为幸，（不知要伤害多少人，何乃为幸？）万一战胜，外宁必有内忧，吾甚惧之！”

时楚兵已过鄢陵，（今开封府鄢陵县。）晋兵不能前进，留屯彭祖冈，（在鄢陵县北二十里。）两下各安营下寨。来日，是六月甲午大尽之日，名为晦日。晦不行兵，晋军不做准备。鼓漏且尽，天色犹未大明，忽然寨外喊声大振，守营军士忙忙来报：“楚军直逼本营，排下阵势。”栾书大惊曰：



“彼既压我军而阵，我军不能成列，交兵恐致不利。且坚守营垒，待从容设计以破之。”诸将纷纷议论，有言选锐突阵者，有言移兵退后者。时士燮之子名丐，年才一十六岁，闻众议不决，乃突入中军，禀于栾书曰：“元帅患无战地乎？此易事也。”栾书曰：“子有何计？”士丐曰：“传令牢把营门，军士于寨内暗暗将灶土尽皆削平，并用木板掩盖，不过半个时辰，结阵有馀地矣。既成列于军中，决开营垒，以为战道，楚其奈我何哉？”栾书曰：“井灶乃军中急务，平灶塞井，何以为食？”丐曰：“先命各军预备干粮净水，足支一二日，俟布阵已定，分拨老弱于营后另作井灶就之。”（详备稳妥，真是好计。）士燮本不欲战，见其子进计，大怒，（如此而不欲战，不知何以自全？）骂曰：“兵之胜负，关系天命。汝童子有何知识，敢在此摇唇鼓舌？”遂拔戈逐之。众将把士燮抱住，士丐方能走脱。栾书笑曰：“此童子之智，胜于范孟（士燮字孟，食邑于范。）也。”乃从士丐之计，令各寨多造干粮，然后平灶掩井，摆列阵势，准备来日交兵。胡曾咏史诗云：

军中列阵本奇谋，士燮抽戈若寇仇。
岂是心机逊童子，老成忧国有深筹。（我
不谓然。）

却说楚共王直逼晋营而阵，自谓出其不意，军中必然扰乱，却寂然不见动静，乃问于太宰伯州犁曰：“晋兵坚垒不动，子晋人也，必知其情。”州犁曰：“请王登辘车（辘，音巢，楼车之最高者。）而望之。”楚王登辘车，使州犁立于其侧。王问曰：“晋兵驰骋，或左或右者，何也？”州犁对曰：“召军吏也。”王曰：“今又群聚于中军矣。”州犁曰：